

阮嗣宗集叙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  
國而不罹禍因志存刺譏而文多隱  
避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  
試以死曰嗟乎籍古人是邦不入亂  
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

阮嗣宗集叙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罹禍因志存刺譏而文多隱避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籍古人是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

之替魏也上陵下夷逆騁變佐功材  
巧慧縻爵食于傾危俊又豪賢炳神  
鑒于繒繳藉白眼睨俗非苟祿之子  
雲孤嘯離群耻獻言之谷永辭婚之  
醉械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  
寤究其略遺法禮若取說于當時稽

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  
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吾徃讀嗣宗  
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憤故其行  
危其道忠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  
如讎而聞之者無以罪箕子之明夷  
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邪

昔之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  
說難用違其義而終殞于結纓豈其  
制行與道顧及在嗣宗下哉抑諸嗣  
宗見定而智明機微而迹遜其愚蓋  
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禰  
廣畿之疏適以亡身則夫縱酒酣昏

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  
其詠懷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  
寡脫駕于東陵寓言乎子晉怨凝楚  
魄心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  
幾哀而不傷者百世之下信難以情  
惻也計籍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恥

仕司馬氏乃管幼安王偉元其優為  
者雖然律之中行則病矣要諸可與  
進取而有所不為者大梁舊刻籍詩  
南來少傳郡伯鄞范子取而刻之宜  
春  
嘉靖癸卯夏吉人陳德文著

阮籍傳

見晉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

惟明公以含一德之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

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

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  
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  
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  
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  
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  
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籍聞步兵厨  
營人善釀有酎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著十  
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  
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

見籍方據按醉眠於地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  
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  
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  
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寤矣舉  
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  
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嗔畢便去或問楷  
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  
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

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常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幸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泐哭

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習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



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  
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  
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蠹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曾懷本  
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  
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  
子

阮籍傳終

阮嗣宗集卷上

魏 陳留阮籍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  
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  
陵汗之則爲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  
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廻盪有  
形有德雲升雷動一呬一默或由之安一作期乃用由一作期

一作或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忽漠之域窮野

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

凌鷲颺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

於崑崙之陽鄒子喻温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

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教玄圃下遊鄧林

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阨陋則

有橫術之場鹿承之墟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

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間濮上淫荒一作廬

三晉縱橫鄭衛紛敷豪俊凌屬徒屬留居是以強禦

橫於戶牖怨毒奮於牀隅仍鄉一作飲而作慝豈待

久而發諸士缺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

叔氏婚族實在其湄背險向水垢汗多私是以其州

間鄙邑莫言或非殫情戾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

壤蕪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漭洋

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

間音帥師使以輔騎僕織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

州音是遺風過缺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

非夷罔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向

句字訛落  
無及  
一作媚

氣逐利因一作畏惟愆其居處雍翳蔽塞窳遂弗章倚  
 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悻  
 罔徒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其澹清濟盪其樊  
 其北有連岡施靡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  
 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  
 翳鬱參差群鳥鵙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儻  
 山澤之是彌古哲人之微一作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  
 玄真之所寤兮樂寂寞之無知谷間閭之散感兮因  
 回風以揚聲一作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一作甘丘

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  
 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鷓鴣一  
 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  
 之匪靈時憊悃以遙思兮飈飄颻以欲歸欽不遊於  
 陵顛兮舉斯群而競飛物脩一作化而神樂兮寧遐觀  
 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驂駟於  
 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  
 先入被文繡而賈戎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  
 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

悻一作

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虚心而後已

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日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

肇夏託思飈而載行兮因形骸以成駕遵間維猶言坤維

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苑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

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

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煌一作耀之朝顯兮喜太陽

之炎精測虛舟以遑思兮聊逍遙於清溟冥謹玄真之

誡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緇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

度逼並旋軼於畎澮兮若空桑之可卽言淫衍而莫

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一作書誥以鑒戒兮賜一作張衆誨

之難測神遙遙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容禽鳥之

不群兮悼悠悠之無極感蒸藿之易脩兮攝左右之

相譽懼從風而求去兮託顛頊於鮒隅雖琴瑟之畢

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覲竒兮彼上騰其焉

如紛晻曖以亂錯兮漫浩漭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

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

眺茲輿之所徹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

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

訓當作

鮒一作鮒

裏一作裏

零落之飄飄兮試枯苑之必從釋遼遙之潤度兮習  
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間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  
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之眷貞兮泰  
恬淡而末世豈淹留以爲感兮將易乎殊方乃擇高  
以登栖兮未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

墻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未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颺回以曲至兮  
雨旋轉而織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鷓鴣號乎西林時  
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  
委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  
飭而欲往兮衆齷齪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  
植而靡因懷分索之精一兮穢群僞之射真信可實  
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儼聊仰首以廣頰兮瞻首陽  
之岡岑樹藂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  
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臬群而  
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

斯方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  
薇彼背股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  
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  
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  
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嗣宗當魏  
晉交代志鬱黃屋情結首陽托言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其詞隱

###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  
故為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發蒙有期緣之奇鳥以  
鳴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偶寄增巢於喬松喻雲霧  
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曠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脩  
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  
振落而莫弼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  
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  
栗何依恃以育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以求仁託  
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餼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  
以交頸坑葦麗之艷溢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

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願  
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  
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嗟薄賤之可悼豈有忘於須臾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  
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  
間尾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騏棄其  
群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  
見厥功以乘危獲負淵以肆志兮楊震聲而缺皮處

間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懸畏逼以潛身兮穴  
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烏鑿之而能禁誠有  
利而可欲兮雖希覲而為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  
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為笑於目前夫獼猴直  
其微者也猶繫繫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  
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  
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  
僞直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隣整衣冠而偉  
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聘視兮有長鄉之妍

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  
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虫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  
多才伎其何為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  
越騰躍乎岑嶽既缺東避兮遂中岡而被尋嬰微纏  
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攘桶以容與兮志豈忘  
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求  
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清思賦

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

黃帝登仙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脫之岡鬼神其

幽而夔牙不聞其童一作章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

翻於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瑤臺不照其光是以

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觀窈窕而淑清故

白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聞鈴則延子不揚

其聲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飄恍惚則洞幽貫

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淡無慾則泰志適情伊

衷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誨

子而遊鵲申孺悲而母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

一作觀



以達神豈浩漭而弗營志不覬在而神正心不蕩而

自誠固秉一而內脩堪粵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

兮指濛汜以求寧是時羲和既頽玄夜始扃望舒整

纒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茵肅清彭蚌微吟螻蛄徐

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比林之葱菁大陰潛乎後房

兮明月耀乎前庭迺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

焉長靈以遂寂兮將有歎乎所之意流盪而改慮兮

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嗟

轉恍惚轉恍惚賤而失度度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

雲夢其如茲驚奇聲之異缺兮鑑殊色之在斯開丹

桂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悄悄

慧以蛟虵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颺颺

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所

在心瀼瀼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於

大澤兮欽邳悲於瑤岸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平

圃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求至兮滌平

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閨闥而洞闡美要眇

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消淵以淑密兮體清潔

一作

一作

而靡譏厭白王以爲面兮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  
曜精兮珮瑤光以發微服儵煜以續紛兮緯衆采以  
相綬色焯焯以流爛兮紛雜錯以歲蕤象朝雲之一  
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  
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眇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  
兮播陵陽之萋萋蹈消渙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  
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  
乃飄忽之所晞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  
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

一作

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嬾以自私願申  
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  
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  
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  
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輔一作載雲輿  
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蓋  
之三重翮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一作霞  
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  
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

失鬻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盼而自別兮心欲來而  
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莽而陰  
暄兮忽不識乎舊宇邁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  
雨內英哲與長年兮答離倫與膺賈摧翹翹而折鬼  
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  
疑超高躍而鶩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  
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  
足思

元父賦

吾嘗遊元元一作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詒之  
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地郭卑  
小局促危險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涅繁滂方  
池邊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  
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植物靡嘉故其人民頑  
噐檣杙下愚難化其區域壅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  
同貫本末相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渚其後窮  
齊盡其前眵澮不暢垢濁寔臻不肖群聚屋空無賢

故其民放散肴亂藪窟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樞一作  
 是以其原壤不辟樹藝希疏莧葦彌臯蚊蚋慘膚也  
 于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  
 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爾  
 之近阻則鳴鳩廢其前曲城發其後鳴臬群翔之可  
 悼豈有志於須臾故其人民狼風狻氣藍電無厚南  
 望春申東瞻孟嘗袁界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  
 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邊齒逍遙故  
 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以私抱詐爽匿是從  
 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龔作如何君  
 子栖遲斯邦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  
 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  
 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  
 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  
 大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

有成南面聽斷何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口中之  
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  
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  
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  
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  
歸藏氏逝而周典經典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  
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  
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  
言大、...、...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  
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  
眾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  
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沒德法  
垂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  
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衷多  
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  
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  
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

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旣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關

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迫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

之上隆下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  
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爲  
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  
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  
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賈離教也於  
是天地萃聚百姓合用升而不已屆極及下井養不  
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  
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  
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  
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  
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  
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  
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  
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  
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  
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  
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物唯類大  
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以

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僞薄也小過下泰不宜於上  
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  
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  
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  
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  
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  
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  
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爲開坤以  
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  
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  
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  
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  
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  
中鳴鳴母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  
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爲  
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  
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女  
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



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撓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亨主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劔戟在闈雖寘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循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喻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過而莫改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作也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

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其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教守法奇復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

元嗣宗集卷上

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  
 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  
 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  
 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  
 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  
 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  
 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  
 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  
 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

示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其逆

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一作求

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

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

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

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山之

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

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

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

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  
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籍之通易

京房管輅有餘媿矣漢儒訓詁寧無陋乎今之談易廼遺籍何邪貴耳賤目世固比比爾也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  
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  
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漭之州恍然而  
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  
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書間居隱几而彈琴於是

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

乃闕鑿整飭爵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

步臚臚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

檢猶豫相林一作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

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

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

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鷗有日矣

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

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

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  
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  
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  
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  
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  
而流眄噓噲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  
之上者咨端冕服驂騑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  
冕者常服之飾驂騑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  
之上

圍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  
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隨崔魏之高杜衍謾  
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  
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  
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  
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  
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  
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  
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  
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

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鳩子為壽彭祖為天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在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

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  
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  
於生而靜於死生活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  
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  
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  
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  
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馬夷不  
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則無以  
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

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清日朝則襲咸池不  
留陽谷之上而懸車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  
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  
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  
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繁者惑於  
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亂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  
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  
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為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

者此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  
 被沈瀆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  
 也繁已以充世脩身以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  
 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成非媚悅以容求孚  
 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  
 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  
 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  
 分同為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  
 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誇之為罰而貞白之為名

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  
 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  
 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  
 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  
 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  
 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飭帷塼  
 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  
 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於世  
 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萬數竅一作



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交一作交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

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關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脉亂次而退蹠跌失迹隨而望之耳或作其後頗亦以

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政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

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

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一作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誅其所為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

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置一作遺室家之禮廢耕農之

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  
 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  
 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  
 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  
 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異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  
 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  
 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  
 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

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誅先王之德頹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頹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

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

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

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氣貴重有

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

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

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

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頹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

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

其群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

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  
 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  
 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  
 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  
 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  
 度丙疆云武當益或作富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  
 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  
 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  
 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

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  
 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  
 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  
 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  
 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  
 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恠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  
 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  
 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如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  
 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太興雅頌之

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  
思嬾媠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主念未寒之服故  
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  
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  
之歌憎比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  
崇曲房之嫵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  
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  
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  
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

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  
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生之正故後王必更  
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  
其名曰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  
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  
鍾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  
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  
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以

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泪湮心耳乃忘平和君  
子弗聽言正樂通平 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  
納五言也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視敵笙鏞以間  
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  
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  
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

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缺當時之

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

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

令一作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

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

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水

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

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與

興一作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

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  
 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  
 琴瑟矣蒲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  
 則此樂非樂也當<sup>王</sup>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  
 皆為之悲咽一作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  
 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  
 過樊徧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  
 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  
 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

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  
 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  
 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  
 之哀柰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  
 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  
 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  
 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  
 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疵玄耽哀不變故願  
 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



鑒之哉讀嗣宗樂論豈放廢禮法其於懶散者流沉  
而麴醒以速終天年特虞革命之見及耳智  
士惟未造明者見未然  
德文每於嗣宗而有感

### 奏記太尉蔣濟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  
為首昔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  
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  
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  
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 答伏羲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  
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  
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  
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瓌重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

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乏  
 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外異鸞鳳凌雲漢以舞  
 翼鳩鵲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  
 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  
 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或作適檢若良運未協  
 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  
 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躡踔陵忽  
 恍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

變及英祗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  
 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  
 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  
 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畧  
 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  
 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王  
 躬以後物守臊穢以自卑沈牛跡之泥薄愠河漢之  
 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  
 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

喻不多阮籍白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墮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

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則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

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  
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土  
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  
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土牧  
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  
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  
吾恐世之嘆或作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咲身無  
由自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

之所咲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適然而

嘆

一作

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

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  
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  
天地之未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  
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  
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  
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  
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

又焉得束身脩行罄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  
 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  
 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  
 之處於視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視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  
 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  
 死於視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  
 虱之處視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為遠禍近福堅無窮  
 也亦觀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鷓鴣戲於蓬艾小大固  
 不相及汝又何以為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  
 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為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  
 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  
 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  
 期豈爰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  
 雌據陽為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  
 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  
 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  
 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天存不為壽福無所

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睨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一作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相不易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莫以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賈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

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  
過乎今吾乃飄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朝食湯  
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  
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  
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竒  
者異之忼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  
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  
之非恠者茂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  
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

用也道乎有宗

宋或作

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

自以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  
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並與豺虎貪虐  
群物無辜以害為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  
處茲人不可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隣安期逝乎蓬  
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適死  
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  
形而遺骨不復及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  
齊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

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  
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  
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  
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  
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則成徜徉足以  
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  
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  
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  
被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

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  
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  
適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  
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筴遂風起而雲翔彼人  
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  
下懼不終久而死先生過神官而息漱吳泉而行廻  
乎適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  
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  
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



則足以擒鹿豕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羸牙既老  
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方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  
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媵盛色崇靡麗鑿南  
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  
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幃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  
深池沼與渭北而建威陽囀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  
已藁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  
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  
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  
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  
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  
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  
不周方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  
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  
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  
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  
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隕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  
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缺負薪又何哀先

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  
 六合開星辰實兮日月隕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  
 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  
 而遐浮肆雲舉興氣蓋徜徉回翔兮漭漭之外建長  
 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礫礫開不周而出車兮出一作  
 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端  
 余節而飛旂兮縱心慮乎荒裔或作釋前者而弗修  
 兮馳家間而遠適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足賴  
 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妙命夷羿使寬目兮

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  
 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  
 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  
 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  
 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  
 代邁四時奔而相迫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  
 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道  
 兮歷寥廓而遐迤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  
 歷前進于彼迫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

坐帝室而忽會酬琴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  
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  
達神超遙遙茫茫心往而忘久慮大而志矜局

或作粵

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  
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迥鴨兮服太清之淑真合  
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燁以俱發兮采  
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髮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曖  
睽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兮雷奔  
散而永歸心惆悵而遙思兮眇迴目而弗晞揚清風  
以爲旋兮異旋軫而反行騰炎陽而出彊兮命祝融  
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乘而先戈勾芒奉轂  
浮驚朝霞寥廓泮泮而靡都兮邈無倚而獨立倚瑤  
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爲行兮又何  
足與北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  
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竒芝嚼其  
華喻浮霧冷霄霞與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  
乎崑崙之西遺轡隕策流眄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  
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

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  
 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  
 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  
 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流於無  
 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  
 肆而彷彿浣漭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為毀聖賢不足  
 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為宅周宇宙  
 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堪制物以末居夫如是則可  
 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

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  
 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  
 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  
 統矜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  
 提齊而蹶楚挈越而躡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  
 西南北莫之與陸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  
 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決莽軌沕洋洋不衍溢歷度重  
 淵跨青天顧而道覽焉則有逍遙以末年無存忽合  
 散而上臻霍分離蕩漾漾洋洋飈涌作雲浮達於搖

光直馳騫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  
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  
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  
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灑  
逍遙以遠道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  
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  
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  
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  
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隕地坼石裂林木摧  
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  
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并伐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  
傷人熙與真人懷大清精神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  
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  
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  
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逍樂所之真人遊太階  
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颼颼登黃山出栖遲江河  
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  
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及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何

時反越溟溟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  
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  
也鸚鵡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  
通區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  
地爲卯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  
哀也哉

爲鄭冲勸晉王牋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  
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  
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  
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  
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  
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廻首內向東誅叛逆  
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  
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竒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

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求禮典舊制開國光宅  
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  
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讐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  
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桓文然後臨滄  
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  
誰與爲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  
陳聞

此同存魏卷卷  
阮嗣宗集卷上